

## 再看一眼我的家乡

◎张金刚

家乡，过完年，又要告别。

从回家前的思念，到归家后的亲近，至离家时的难舍；家乡就是念想、就是方向，就是襁褓、就是港湾，就是父母、就是天堂。虽然奔聚就已预示离别，但真到这一刻，心中则是温暖伴凄凉。站在离乡的当口，我满含热泪，再看一眼我的家乡！

再看一眼家乡的山水。苍山，是我家乡的名字。我曾因她的贫瘠离去，如今却觉得这名字最美，最诗意，最温情，最有力量。苍莽的大山是我的爱，曾跑遍山梁、沟岔，采山蘑，摘酸枣，捉蝎子，刨药材，割柴草；或在山顶登高一呼，放声高歌，在大山的回音中陶醉，遐想。那条穿村而过的母亲河，已融入我的血脉，在体内流淌。是山给了我坚强，是水给了我温润，是家乡给了我山水般的性情。

再看一眼家乡的蓝天。童年背过的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”，学过的“湛蓝、蔚蓝、瓦蓝”，如今只有在家乡的天空才能看到，那样深邃、高

远。我曾躺在屋顶仰望蓝天，梦想生出双翼，飞向外面的世界。外面的世界很大，成就了无数人的梦，却装不下那片“蓝”。家乡的蓝天，是我人生的启蒙，更是我永远的追求。打开手机，拍下纯净的天蓝，带蓝天回城，让这片蓝色在城市铺展。

再看一眼家乡的老屋。老屋依旧，院落依旧；虽被火红的灯笼、春联装点，但岁月的风尘已蒙上瓦檐，时光的砂轮已磨光石阶。触摸墙壁，依稀可见曾经的涂鸦；坐在桌前，仿佛回到苦读的少年。那些经年打磨的老食器还在，还用，有些虽尘封一年，却因年的到来与团聚而重新在家人手中复活，欢笑，奉出家的味道、情的火热；那盘生我养我的土炕还在，还暖，时近中年的身体躺在上面，恍如钻入母亲的怀抱；告别失眠，片刻便酣然入睡。我从老屋进进出出，出了又进，进了又出，不由感叹：时间都去哪儿了？

再看一眼家乡的乡亲。许久未曾被唤、渐

渐淡忘的乳名，再次用乡音的旋律响在耳畔；我先是一愣，继而响亮地应和，还以一声“大爷、大妈、大伯、大姑，过年好！”我虽已成人，但那些调皮捣蛋、不堪提及的糗事，都在乡亲们的掌握之中，时不时亲切地抖落一地，惹得众人哄笑，自己面红耳赤。儿时的小伙伴，多年未见，因“年”再见。虽感叹岁月这把“杀猪刀”的无情，但共同的回忆顿时拉回从前。在外经历了什么都不必提，这一刻，我们还是小伙伴儿，火热的话题伴着激动的热泪聊完，便又要离散，下一次聚齐或将遥不可期。感谢乡亲们无私的帮助、无尽的宽容；到家里串串门，唠唠嗑儿，顿时被浓浓的乡情包围。

再看一眼家乡的父母。门口，是父母多年不变的舞台。在那里，父母送我上学，嘱咐我好好学习；送我上班，嘱咐我好好工作；送我成家，嘱咐我好好过日子；送我返城，嘱咐我好好照顾身体。在那里，父母迎我回家，永远是那句：回来了，吃饭吧！门口如相框，父母从年轻

到衰老到年迈，一张张照片电影般在脑海闪回，感慨万千。父母身边，我永远是孩子，无拘无束；可又像客人，被一句“难得回家，不用干活儿，歇着吧”搞得手足无措。不是父母娇惯，只因回家太少。父母感叹：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，不知你还回不回家过年。”我顿时黯然神伤；父母在，家就在；父母不在，家没了，可家乡永在！

家乡，是一个符号，是一个归宿。站在春节的终点，经过熟悉的村口，踏上离乡的路程，放慢脚步，回头再看一眼我的家乡：已然落寞的村庄，从寂静到热闹，再次回归一年的寂静，不知她会不会孤寂；已然暮年的父母，从等待到团聚，再次开始长长的等待，不知他们会不会失落。这一刻，我的心满满的，却又空空的，仿佛听见家乡在喊：走吧，过年再回！我在心中喊：走了，过年还回！

家乡是什么？家乡就是：我想你、你想我的三百六十五天！



## 三个“高光时刻”

◎张显柯

人生几十载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有低谷，也有高潮——读小学四年级时的我，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，并用家长的评价或者糖果、鞭炮、烟花的种类及数量，来直观地理解和记忆。

那次期末考试，我这个小马虎漏做了一整道大题，数学考了不到八十分。在一番批评教育之后，父亲脸上的神色渐缓：“以后仔细些就是了。拿着，去玩吧！”我抬起头，伸出双臂，在父亲含笑的目光中，迫不及待地接过、打开袋子，左手抓了三颗大白兔奶糖，拽着一根“魔术弹”的右手停顿两秒后又松开，拿了两个“小蜜蜂”，蹦蹦跳跳地出门去了。

按照我当时的计划，为数不多的“魔术弹”作为压轴烟花，是要安排在除夕夜当晚出场，才能彰显其“气质”的。年夜饭的餐桌上，软糯鲜香的回锅肉、甜而不腻的松鼠鱼、热气腾腾的鸳鸯火锅等固然味美，却都比不上五彩缤纷的烟花带给我的快乐。终于挨到晚上十点过，我拉着父亲、母亲的手，出了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厂区宿舍楼，向几十米外的河畔奔去，一路上，“噼噼啪啪”“嗖嗖嗖嗖”的烟花爆竹声不绝于耳。我兴高采烈地跳入这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欢乐海洋，夜空中，忽而升腾起五颜六色的“启明星”，划过天际，拖着长长的尾巴慢慢落下；忽而跃出若干光点，“噼噼”几声，相继绽放，宛如百花园里那千万朵粉莲、紫菊、黄梅、丹桂，令人目不暇接、流连忘返……新年的钟声，终于敲响了！父亲的两百响电光炮闪亮登场，随即鞭炮声齐鸣，响彻云霄，刹那间，四周亮如白昼，照得人生仿佛都进入了高光时刻。

我曾经有种错觉，如果自己的表现再优秀些，大年初一给长辈们拜年时，便会迎来春节期间的第二个高光时刻：奶奶的额外奖励。奶奶随爷爷到泸州定居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，但她一直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，靠着做针线活补贴家用，在我眼中用处不大的旧书、旧报纸、包装盒等，都可以在她的手中变废为宝。每到春节前，奶奶家的“宝山”便会被她“夷为平地”，点石成金一般，化为高大气势的变形金刚、包装精美的连环画册、酸甜可口的新疆葡萄干之类。虽然大人们都对我说，获得她的奖励很不容易，但是每年春节，奶奶总能找到这一年里我的闪光点并给我奖励，直到我读初三的时候，永远失去了这一弥足珍贵的待遇。

如今的我，想起过往、品味当下，感觉同样珍贵的，是自己在外求学期间，每年春节前夕从千里之外的武汉平安抵家，父亲、母亲抢着接过行囊时，那溢于言表的欣喜之情；是自己挽起袖子、系上围裙、走进厨房，为年夜饭增添两道拿手菜时，长辈们的赞许；是当自己为人父后，给儿子滔滔不绝地讲解舞龙狮、打铁花、放河灯等泸州过年习俗时，小家伙眼中，那好奇和崇拜的目光；是自己总结一年的工作，还算有一些成绩时，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。

或许，这便是春节的第三个高光时刻：让自己变成一道光，给家人、给社会，为遇见的人，带来丝丝的闪亮、温暖和希冀。

## 元宵节

◎陈海金

风 越过黄昏  
撩开柳丝的长发  
轻轻捧起圆月的脸  
端详年味里的村落  
像一首流传千年的诗词  
在焰火的明灭里  
抵达盼望已久的春天

社火 从街市开始  
演绎太平盛世的喜庆  
花灯 从笑语开始  
摇曳传统佳节的精彩  
灯笼串串，亮起祝福的字眼  
鞭炮声声，响起欢乐的音符  
烟花朵朵，绽放缤纷的憧憬

舞龙 舞动中华民族的图腾  
放灯 放飞人间美好的心愿  
关于乡愁，或者团圆  
元宵节，是出给游子的灯谜  
一旦轻轻揭开  
母亲烹煮的汤圆  
一颗颗浮起  
甜透童年的梦



晨光照山村

李昊天 摄

## “暖”了灯节的冰棍

◎李秀芹

那年灯节，我和丈夫带两个儿子去城里看灯。这一天上午艳阳高照，天气极好，阳光晒在人身上，穿着棉袄走路多了便会觉得热。到了下午时，天气突变，起了北风，本来不打算出去看灯了，但儿子们吵着非要去，我和丈夫不想扫了他们的兴，还是出了门。

到了公园布灯的地方，我牵着大儿子的手，丈夫用肩膀扛着小儿子，刚看了一会儿，大儿子突然喊着要吃冰棍。这小子从小就爱吃冰棍，从进了公园我就发现他一双眼睛没在灯上，净寻摸哪里有卖冰棍的了。

那个年代，卖冰棍的都是用自行车载着个木箱子吆喝着卖。正月十五卖冰棍是赶“鲜儿”，小孩子体温高，若是天气好，日头足，白天还是可以给孩子买一支，但这天的晚上穿着棉袄还打颤，任凭大儿子如何哀求，我也不给他买。等看完灯展，要回家时，大儿子突然喊热，还是要吃冰棍，他一喊热，小儿子也跟着喊热，丈夫呵斥他俩：“热就把棉袄脱下来！”

大儿子脾气执拗，真要脱棉袄，我赶紧制止，耐心地跟他讲道理：“今晚太冷，不能吃冰棍，等明天天气暖和了，再带你来买。”

大儿子委屈地说：“若明天来，那个小哥哥岂不是要等一宿？”我问他：“哪个小哥哥呀？”大儿子说：“卖冰棍的小哥哥呀！”一追问才知道，原来刚才大儿子听到卖冰棍的爷爷跟他的孙子说，等卖完了冰棍便带他回家，却没想到下午变天了，没卖掉，老人只好带着孙子晚上接着卖。

大儿子的这个理由感动了我，我当即决定给他和弟弟每人买一支冰棍。买冰棍时，我和老人家攀谈起来，老人家说，第一次卖冰棍没经验，进货进多了。还说早知道不带孙子来了，原来老人家的儿子和儿媳都是盲人，不然的话早就来接孩子了。

听老人家这么一说，我又买了六支冰棍，旁边赏灯的人也听到了老人家说的话，纷纷来买冰棍。

回到家后，我把这些冰棍放进搪瓷缸里，打算第二天让孩子们喝冰糕“汤”，然而大儿子抱着搪瓷缸不放，我只好妥协，让他和弟弟每人吃一支。

这晚，两个儿子围着火炉，一人举着一支冰棍，吃得一脸幸福。我和丈夫看着他们，也开心地笑了。

现在回忆起那年的灯节，还会想起两个儿子围着火炉吃冰棍的场景，虽冷也暖。

## 图书馆里遇知音

◎谢友建

象山，年龄不到四十岁。他的家庭背景是农民，但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。之前，他一直在宁波的一所高校任教。

巧合的是，这所学校是我的母校。更令我惊喜的是，林博士所教授的专业竟然与我所学的机械工程相同，同属一个院系。这使得我们的对话更加投机，仿佛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好友。

林博士告诉我，虽然之前在高校的工作相对稳定，但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，他选择了到企业任职。我对他说，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，都有各自的优势，并鼓励他，只要努力工作，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林博士表示赞同我的看法。我还向他提到了自己二十多年前当职业中学老师的经历，当时，我曾经跟学生们分享过人的发展的三种类型：技能型、管理型和社交型。林博士对此也表示赞同，并认为人的发展确实与性格、环境、遭遇等因素密切相关。

## 落在雪院的麻雀

◎刘静

里不由得感慨了一句。

突然，屋檐上“啪”的一声裂开一大块雪，直冲小麻雀啄食的地方砸去。我正担心这个贪食的小东西，只见它反应迅捷，旋着身子扑腾到半空，麻利地躲开了。我以为，遭受这一击它肯定要走，谁知它扇了几下翅膀，又踩着雪落下了，继续埋头细细地觅啄。

我料想它应该不怕人，于是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。看到阳光里遽然落下巨大的阴影，它果然只是跳挪了几下，并没有飞走。这时，我能看清它圆溜溜的眼睛了，活像一对黑色玻璃球浸在闪亮的水银中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它总是飞来寻食，每次我都抓一把稻谷放在院中。渐渐地，我与它熟了，有一次它居然跳到了我的手指上，我弯了弯手指，它又猛地跳了回去。再后来，哪怕我弯手指它也不跳走了，小爪抓着我的手指，小嘴啄着我的手心，整个身体宛若毛茸茸的球，可爱极了。那时我才始信《东坡志林》里所录的话语：“有竹柏杂花，丛生满庭，众鸟巢其上……殊不畏人。”苏东坡少年时